



大洋二角

洛陽橋

沈棲亞編





洛陽橋

沈棲亞編

上海兒童書局印行

1935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二十四年四月再版

洛陽橋

〔全一册〕

實價大洋式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著人

沈棲亞

發行人

張一渠

印刷者

兒童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浙江路五馬路口
電話九一九二三
電報掛號九三〇一

兒童書局總店

分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神仙世界原址
上海北江西路
三七〇號

兒童書局第一支店
兒童書局第二支店

洛陽橋序

天天在生活掙扎中，飽嘗「人間苦」的滋味的我，什麼都覺得茫然！有時也想提起筆來寫寫，但寫了數行，又是擱筆，而且就此忘記了。

也記不清楚是什麼時候，沈先生棲亞把這本洛陽橋寄給我，當時我閱過一遍，也想寫一點意見，然而，畢竟是自己性情的特別，終於沒有副沈先生之望。這回他又來信催促，好在這無聊的寒夜，孤燈獨對之時，我便在這稿紙上染些蚯蚓般的字跡。

想起八年前我在泉州西隅師範肄業時，沈先生便是我們一個很好的教師，他是擔任文學課的。當其時泉州方面還瀰漫着舊思想的氛圍，所以每個學校的漢文教員，大多是些古董。新文學的潮流雖說衝激得很厲害，但所謂海濱鄒魯的泉州，還一樣地似在做夢。沈先生卻就不然，他編的文學講義，卻給與我們如發現了新的生命的興奮！我就在這時期跟着沈先生的引導，深入文學的新生命裏去的一個。換句話說，他便是一個媒婆，他爲我與文學姑娘介紹得很妥貼，使我們訂定「百年偕老」這尤其使我的心深深地感念不忘。

自然，我既愛好文學，和沈先生的志趣，也就站在同一的立場。爲了便於研討，無形中我們遂打破師生的

行誼，成爲知交的態度了。這也許有人們要批評。但其實，我們深覺在知交的情感中是更可以共鞭共策於我們的文學成績。

那末，我在這裏應略說他的文學生涯了。

他是一個窮困的文人，在我未離校之前，他與王佩鸞女士結婚，幾年來聽說他做了三四個孩子的父親了。這麼一來，使他更感到生活的艱辛，因爲一家的用度，都要他的兩肩來擔負。在那泉州地面任粉筆生涯的，都是極苦的事。因之，使他的心中感到異常的煩悶！然他的外表却格外鎮靜，這就是他從文學藝術的內幕，看透整個的人生之謎，而不以爲悲，反以爲樂的明證。雖然他在另一方面，是具有佛學思想在體驗世人，而轉到體驗自己。

他在文學上的著作，是轉換方向了，這方向也便是民間文學。去年出一本泉中歌謠集，現在又整理好一部褒歌和洛陽橋及其他。

我們知道民間文學的作品，在文學中是最饒趣味的，幾年來民間文學的被人重視，是個很明顯的事件。他搜集這本洛陽橋故事集，曾經費去許多的精神與時間。

我覺得無論那一個故事的產生，都有其社會背景。大之可代表整個國民性，小之也足以代表某一地方

的民氣以及生活狀況雖則所謂故事未必全是真正確實但卻不會太離開產生這故事的當時的社會情形。在這裏我更覺得故事是帶有歷史性與地理性的存在。至少在我個人是這樣想。

因此，我們不必問那一個故事是好？是壞？我們只要默想產生這故事的那個時代是一個怎樣的情形，也就夠我們尋味了！

洛陽橋一書共包含十二個故事，都是福建泉州方面的傳說。這十二個故事都有特殊的資料，有給我們驚訝顫慄的，也有給我們噴飯捧腹的。本省人讀過這書，可以明白往時和現在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現象的差異，外省人讀了這書，更可比一比同一民族間有無共同之點的存在？所以對這書我很願意在這裏介紹給讀者們一讀。至於沈先生筆調的簡潔與銳利，讀者自可以看得出來的，我也不必多說。拉雜寫來，不好嘗做序看。

傅植庭

目錄

洛陽橋	一——二
解元子	一三——一八
張岳	一九——二六
酒令	二七——二九
沉東京	三〇——三五
王畿	三六——三八
烏長漢子	三九——四六
李	四七——五六
讀書人(一)	五七——五八
讀書人(二)	五九——六一
三個人	六二——六六

袍舍嶺.....

六七一一七二

洛陽橋

洛陽江雖不見怎樣的大，但是很深，北通福州，南至泉州，向爲交通的要道。

相傳玄天上帝化身時，曾將自己的肚子剖開，把肚腸放在洛陽江中，後來那肚腸，竟變成龜蛇二將，時常在江中作怪，傾覆來往的船隻。

一天，有一小船，船中乘着二三十個人，行到江中；忽然狂風大作，波濤洶湧，船將沉沒。這時人人都變色哀呼，聲動天地。

「船中有蔡大人在，不要緊的！」在羣衆哀呼之中，突然來了這一聲；登時雲散天青，水平如鏡。大家都覺得莫名其妙，歡喜得不可形容。「這次是天佑！真是天佑！但事情有些奇怪！」乘客都這樣說。

「然我們須查一查看，那一個是蔡大人？」中間就有一個這樣提議

然而查來查去，並沒有一個姓蔡的，那裏來的蔡大人。那時內中有個寡婦，約三十餘歲，慢吞吞的對衆人道：

「我是嫁給姓蔡的；但我的丈夫去世快要半年，現在身中有孕，差不多滿八個月了……」說到這裏，幾不成聲。個個聽了她這幾句話，又驚又奇，一齊向她安慰一番：

「若沒有了你，大家的性命都不保，你一定要生個貴子，可賀！可賀！這次我們都受你的庇蔭了。」一個人說完了話，接着大家又是喜歡了一回。不一刻，船到岸了，乘客次第上去。婦人又對衆人道：

「倘若生男，他日能够長進，必要在這江上築橋，以免後患！」個個聽了，更佩服她的志願宏大，一齊免不得再讚慰她一回，才各散去。

那個寡婦，後來果然生了一男，取名叫襄，後來官至端明殿大學士，在京做官，皇帝和他很要好。

呂洞賓早已仙去了。有一次，不知怎樣，竟遭雷劫，呂洞賓乃化爲一條很小的蛇，匿在蔡襄的筆硯間，雷環繞蔡屋上而不敢下。忽然，空中有聲喊道：「雷部速退！不要驚動蔡學士！」雷止，劫數的時刻亦過，呂洞賓即復原形，袖出黃絹一幅贈蔡襄道：「將來自有用處，再會！」說罷，稱謝而去。

蔡襄少時，曾聽他的母親講洛陽江當日的事。他很想完成他母親的志願，可是怎樣抽身歸家呢？自己不在家，辦不成這事，於是憂形於色。他的妻子見他神情不對，因問他緣故。襄就和妻子商量。妻知皇帝某日要遊花園，就想一計，令襄先一日，用筆醮蜜，寫字在花葉上，寫着：「蔡襄，蔡襄，爲官故鄉。」

皇帝遊園的一天，果然邀蔡襄同去，其餘隨從的人也不少。遊了一日，忽見花

葉上聚得許多螞蟻，並且有字，大家一齊奇怪起來，皇帝看着字念道：「蔡襄，蔡襄，爲官故鄉。」蔡襄乘機急跪下謝恩。——我們要知道，專制時代，皇帝的話，一經說出，便要照辦，不能收回的。——這時，皇帝見了這種情形，一時不解其故；蔡襄就將母親所說洛陽江的事情，詳詳細細的說給皇帝聽，皇帝因此很是嘉獎，並且允許了他。從此，蔡襄也就得到泉州做官了。

蔡襄到泉州不幾天，就一心一意的到洛陽江。一見那浩浩蕩蕩的江水，實無辦法。回公署後，非常苦悶的想：「第一要江水乾涸，才可奠基，奠好了基，才可建築。」又想：「要江水乾涸，除非到水晶宮裏去問龍王不可；但那有這種人呢？」

一日，剛在私廳中用心籌謀的時候，「誰人下得海？」不覺長嘆着說出這句話來。卻巧有一個差役從階下經過，急跪道：

「小人夏得海。」

「你下得海？」蔡襄一時很驚奇的問。

「夏得海！」

「真的下得海？」蔡襄又鄭重的問。

「夏得海！」

蔡襄至是喜出望外，就作一道問龍王洛陽江水什麼時候可以涸的公文，寫在黃絹上，然後叫那聲言下得海的夏得海來，道：

「你既答應下得海，那末這道公文，你就帶進洛陽江，問龍王什麼時候江水乾涸。」

夏得海忽聽到這話，嚇得要命，急跪道：

「小人姓夏名得海，並不是能下得海。」

「不要胡說！你敢不是當面答應了？」蔡襄說完，不遲疑的，便把公文給他，並

賞他五十兩銀子，一句不響的退了。

夏得海憑空受了這種命令，已經是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了。——然自知必死，不做又不成，真是無法。不得已垂頭喪氣的，一直跑到家中來，呆若木鷄，也不知對家人要怎樣的來訣別。他的妻子，見了這種情形，盤問數次，夏得海才慢慢的把事詳述一遍，其妻也弄得愁苦沒法。

夏得海在百無聊賴之中，求了許多神，禱許多佛。結果，有一夜，神佛這樣的在夢中告示他。「……望南行，大吉……」

「一不作，二不休，我想祇有辦些酒菜。」有一天夏得海忽然這樣的向其妻說。「辦些酒菜來要怎樣？」

「反正沒有報命，且日子擔擱多了，酒菜來就有辦法。」

「什麼辦法？」



「一醉之後，什麼都不知。然後到江中去，這就是辦法。」
「噯啲！這樣！」他的妻子很驚惶的說着。

「這樣快！」夏得海這時候很堅決的，命令他的妻照辦。

酒菜辦好之後，夏得海便放開肚子大喝大
吃；喝飽之後，忽忽的挾一門板出門。

「……望南行……大吉……」神佛分
明這樣說，醒時也分明這樣記住……無論如何，
且向南行去……「一面想，一面走。走了一會到
秀塗的西岸；沒有路了。這是晉江和洛陽江相交
的地方，雖然還有一轉；然一轉，便朝西了。於是他

往後的事情不知了

把門板放在水中，人臥在板上，往後的事情完全不知了。

「黃的換紅的……」一下子接着：「噯喲！黃的換紅的……」夏德海臥在門板上，迷離恍惚間，只聽得大囊特囊。他這時醉意也多半退了，摸一摸公文看，果然換了紅的，嚇了一跳。但不知什麼時候換來？用什麼方法換來？再定神細思，的確未曾死去。至此，一躍而起，直奔衙門來。

當夏得海去探海的一天，同時蔡襄亦急到省城——福州——挑選有名的工匠。那知工匠都知道洛陽江的深大，非人力所能着手，都不敢來。襄因是更焦急萬分！真覺得沒法。一日，突然有七個人，自稱工匠，願承包建築洛陽橋。

「洛陽江築橋，本來非人力所可做到；但我們是能夠做的，請蔡大人先回去，我們跟着就來。」

蔡襄見這七個工人，祇一人瞎了一眼，其餘都是兩隻眼瞎的，心裏很是希奇。又想，工程是很不容易，或有異人相助，也說不定。因答道：

「你們既然肯承包這項建築，很好！然一切手續當怎樣？」

「現在難講吧！」

「那末，我就先回去，你們快點來吧！」

「那自然！」工人很爽直的答。

約定後，蔡襄將信將疑地回泉州。到了公署，夏得海就將紅色公文呈上。他很歡喜，看一看中無所有，只一「醋」字，想了好久，忽然悟道：「醋字拆開爲廿一日酉時，水溷當在廿一日酉時……」正在大喜，守門的忽來報說，有七個瞎子求見。襄又暗想：「是七個工人來了，大事真成功了！」

相見之後，襄就問他們的建築法。

心！

「龍王已經答復大人廿一日酉時江水涸了，那時我們自有法動工，大人放心的！」

七個工人，原來就是八仙中除何仙姑外，其餘的都化裝爲工匠，來成這偉大的建築物。

到廿一日酉時，水在涸時，呂洞賓乃取所佩的劍，把興化的葫蘆山一畫；次日早晨，韓湘子也持掃帚站在雲頭，將內山大石，平空一掃，石都起立，成羣自行，直奔洛陽候用。這末一來，不三日，橋基已成。當時其他幫助工作的人很多，因之每餐常苦無柴可燃。但李鐵拐常喜伸他的右足入灶代柴。又苦無助餐之物，籃採和乃拋其花籃入海，於是大小的魚，都入籃中，乃取其大者用之，小者仍放之入海。其中有一種名大頭丁魚（丁魚）者，小如指，食之無肉，放之不去，鐘離子不堪其擾，因取沙

一握擲之，所以現在洛陽的大頭丁魚，每隻頭上尚有一粒沙，還有一種名貼沙魚。三）者，也成羣結隊而來，張果老見着很不樂意，伸出一隻手一拍，魚口都歪了。這一種魚，從此口就生在一邊。現在橋的南邊，敢不是還有兩個井嗎？敢不是已經涸了嗎？——然而這兩口井的原因也奇怪，就是當時只開一個，因為當時工作的人，很想喝點酒來興奮一下，曹國舅就用手一指一點，其一竟變爲酒，氣味怪好。由是大家得喝的不亦樂乎。橋築了一半，糟糕！原來錢卻用盡了。觀音大士乃化身爲一極艷麗的女子，坐着小船，浮在江中，任觀的人擲錢。她說：「如果有人把錢擲在她身上，便嫁他爲妻。」當時這麼一說，一時一般纨绔少年，如醉似狂，日日爭先恐後，錢像雨一般的擲來。奇怪！擲了許許多多的錢，卻沒有一個擲中的。後來有個名叫呂波的，只擲一錢，竟擲中了。怎麼辦呢？觀音大士一時便逃回寺。呂波狠命的追，那裏追得着。不多路，力窮氣盡，忽然坐化，就成了現在的呂波佛。

橋成之後，在橋南建一祠，祠內塑一尊紅臉立身目光炯炯手持文書寫一個「醋」字的，是夏得海的像。

附註

(一) 大頭丁魚：泉州府誌；「石首」其小者爲黃梅，俗號大頭丁。

(二) 貼沙魚：泉州府誌；「貼沙」形似鞋底，一邊無鱗，其行貼沙。

解元子

天上只有數點星光，海氣如冰，一點漁燈也看不到。那漁人很無聊的把船就岸邊扣好，背上網簍，張開脚步，走回家去。走不上三五步，忽見前面兩道微光，注目一看，原來有人挑着一對燈，正向那歸途上走。「恰好跟着他走，便當，」漁人這樣想着，就走得快點。趕近那燈，才看出寫着「解元」兩字；但是不在意。將到家門，一幌兒，燈就熄了。

漁人一跨進門，家人即報生子。

「男的？女的？」他很急切的問。

「男的，男的！」

次日，漁人遍查全鄉，昨夜絕無人生子；於是心花怒放，走進祠堂裏，大敲其鼓。全鄉人莫明其妙，一齊奔來。

「究竟什麼緊急的事？用得敲動公鼓。」大家都問。

「不，我昨夜生下解元子了。」

「生一子，驚動全鄉，委實無理取鬧了！」

其中一個中年的人說。

「嘻！祠堂鼓，不是可隨便打的呵，你曉得嗎？」用一手撚着幾根長鬚的那人說。

「生下來還不過一天的兒子，怎樣知道是解元？真是笑話！」又一個在中老年之間的



才看出寫著解元兩字。

人說。

這時鄉人越來越多，越多越鬧，早已鬧成一團了。於是有罵的，有喊打的。

「我問一問，你生了一子，爲什麼要打鼓？」幾根長鬚的，揚起厚烟筒，彈壓羣衆，擠至漁人的面前。

漁人於是打開話匣，一五一十的，說得口涎四射，手足亂動。其時惡劣的空氣，亦暫歸平服。

「咄！這算是向來未曾有的事了。」大家都鄙夷不屑的陸續散去。但是，從此漁人那個子，人都稱爲「解元子」了。

解元子姓陳名讓。滿月的時候，父親就死了。三歲時，母親也死了。孤零的一個，由他的姑來收養他。他的姑家是耕種的，所以讓在五六歲時，天天就和家人去耕田牧牛。但頑皮得很，全不顧及牲畜怎樣，只和人家打架胡鬧，雖受責斥，總不在意。

秋天的時候，祠堂照例舉行大祭；主祭的是個退休林下的太守陳典。方在檐下行大祭禮，讓不知什麼時候，已先在屋上頑跳；而且在屋上小便起來，一滴一滴的滴在陳典的帽上，典以爲貓便，倒不加深究。

「可惡極了！解元子今天也敢在屋上小便，再無禮沒有的了。」大家的手都向上指着嚷着。其中血氣旺盛的人，就把他一把抓下來了。

「暫時綁起來，禮畢之後，請太守重辦！」其中有一人說着，七手八腳的，讓已被綁在柱上了。

不一會，禮畢了，太守見是個小孩子，眉目倒很清秀。可是羣衆摩拳擦掌，勃勃然等太守一言發落，就要動手打一頓。

「你們且慢着！待我先來究問一下。」太守止住羣衆問他說：「你讀過書沒

「我是窮人，自然沒得讀書。」讓不慌不忙的答。

「我出一對，你能對嗎？」

「且說一說看。」又是很慷慨的答。

其時正欲入席，照例發鎗三響；鎗響時，案上的花瓶就被震倒。

「能對便放你。」太守就說道：「鎗入藥，藥入鎗；鎗響，濃烟散霧。」

「一瓶插花，花插瓶；瓶破，花落流水。」

「對得好！今天還可以在這裏和大家吃。」

讓向來是未曾入過祠堂席的，入祠堂席的資格，實非容易，因為太守特別寬容大度，所以大家也就不多嘴了！

席中出一盤蝦。

「這盤蝦慢慢吃，我再出一對；對不着不得吃。」太守又向讓說。

「那末，出的什麼？」

「九節蝦。」

「五爪龍。」他就拿着吃了。

大守沒奈何，只好看看他罷了。

席完，大家未散，太守提議道：

「這孩子確是聰明，無奈家貧，很可惜！若得讀書，將來定是一個有用的人。我們就今天湊錢，使得有學膳之費，然後送他求學，也是一個善舉。」

個個都贊成照辦。

讓十二三歲，便進秀才。十八九歲，就中舉人。二十多歲，果中解元。

張岳

「柴香，酒血，茶甘露；

鷄鳳，魚龍，菜靈芝。」

這對聯，是張岳顯貴後，從宦途退養林下時，作以追志往昔窮乏，掛在小廳裏的。

張岳惠安人，他的岳父姓王，稱員外，家裏是很富有。王員外有一次，大做生日，大排場面，張岳不必說，自當前往祝壽。

張岳的同門兩個，都是富有，只有岳一人不如。

張岳和他妻子到岳家的那一夜，其妻的姊妹三人，在室中談天。有錢的人，當然互相誇耀，只張岳的妻子，很覺乏味。

「唉！我委實貧的不堪，這回要來他——岳——連褲子也沒有，不得已用我的，幸而着起靴來，把褲腳遮住，可以看不出來——你們前世種得好因，今生纔收得好果，唉！我苦命！」張岳的妻這樣說。一時的空氣，爲之轉覺悲切。

「有這一回事？那可不在意。將來總有出頭的日子。窮人能富，富人能窮，不必自怨自艾吧！」她的姊妹們，都一齊這樣的安慰她。

第二天，張岳和兩個同門的，在一室喝茶閒談。室中佈置，真是華麗，單說茶杯，是用玉做的，其餘可知。談了一會，他們想看張岳的褲子，一人暗藏一杯，故意說：「三杯少一杯了，那是名貴的物件，必有人偷去！應當即刻搜，非搜不可，等一下子，沒有了。」又一人道：「很好！非搜不可！如不肯搜，當賠杯，請你們從我搜起。」說吧，又一人說：「我先搜你們，搜完，你們搜我，好麼？」「好！」於是脫另一人的靴起，搜一下。結果，沒有。及張岳，張岳憤然道：「賠杯就賠杯，不必脫靴！」他們無可如何，相顧

而笑。

像這樣的，張岳處處受他們的欺侮，岳父母也一點看他不起，他對妻子道：「這種侮辱，我真忍不過了。」

「忍不過要怎樣？」妻答。

「我已決定就今夜回家，快同走吧！」張岳切齒的說。

其妻俯首不能答；但現出十分悲切，幾乎要墜淚。

張岳狠狠的，找出一把菜刀，向戶限力斬三下，宣誓道：「非這三痕滿，山上可行船，水面可跑馬，斷不認王某爲岳父，從今夜絕！」誓畢，拉着妻子，從後門走了。熱鬧場中，並沒人注意到有這麼一回事。

「哎喲！走不動了，怎樣？」其妻慘然的說。

「路還走不到一半呢——好！再幾步，在破廟歇歇，」張岳說。

既入廟中，張岳很疲乏的道：「今夜反正不能到家，我也倦了，我倆就在此暫息，待天亮再行吧。」

「真的一點走不動了，我！」

張岳不再答，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神像推倒作枕，躺下便睡，他的妻子守在旁邊，黑漆漆的，卻見不到什麼。

荒野之中祇有這個破廟，四面盡是空虛，旁邊有一個池，只有三數蟲聲，伴着幽寂中閃爍的繁星吧了。

不一會，聞得張岳的鼾聲，曉得他睡熟了，她於是站起來，行不數步只聽得：

「夫人呀！請把相公作枕的換一換，好麼？」

突來這一聲，張岳之妻，倒嚇一跳，懵然的回轉身來。摸索着，拿幾塊磚，然後將張岳的頭抬起，推開神像，把磚填進去。慘切而堅決的復向廟外行，她想投水去呢。將要走到廟門；

「夫人呀！謝謝！若沒有你，我的老脊骨，差不多要被相公壓折了，我是土地神呢。」

張岳的妻子可又嚇一跳，至此，她想：「夫人相公！然則將來我是夫人，他是相公，不過未出頭呢；這分明是來點示我的。」於是不想出廟門，就回到張岳旁邊，可是一點不能睡，眼睜睜的待天亮。



她想投水去死。

張岳歸家後，很是奮勉的讀書，其妻更安之若素；後來果然進中，官至大中丞。

張岳退養林下之日，每天很喜歡食一種粿，是一種植物的葉做的，其味很好。這種粿，是他的岳父家裏送來的。——因為岳家既不敢和張岳通好，這時深知他的嗜好，只好暗中來討好。那知後來通好，又是這東西的介紹。

王員外不知爲了什麼事，竟犯大罪，雖有多金，也不得免罪。當時，求了許多大名鼎鼎，以至鼎鼎大名的，都沒辦法。人都說：「非出張岳不可。」張岳之妻，卻也着急不少。然念及前事，自己也不敢開口。等到事至萬不得已時，張岳之妻，乃向張岳道：

「人家都說非你不能救我父了，你怎樣？」

張岳道：

「對你試想一想，從前……」沉寂好久，他的妻道：

「你天天吃的，那裏來的……？」

「那裏來的？」

「由我父親那裏來的……因曉得你喜歡，他們送你吃的，是不是藕斷絲連，還存一點情嗎？」

於是張岳在妻的耳旁，說了幾句話，他的妻很喜歡，當即喚一下人來說道：

「你去縣裏查一查監獄在那裏；然後量一量獄門有多大，如有人問，可說夫人要送飯來與王員外，不曉得獄門可否入大轎！」下人領命，一直的去了。

這事由縣裏的下人一傳十，十傳百，連縣官也曉得了。因為夫人兩字，非同小可，就派人四處偵察。結果縣官曉得王員外是張岳的岳父，立刻把王員外放歸，一點兒事體也沒有。

王員外歸後，便將家中所有戶限，均貼釘竹片，——這種舉動，到今還成了風習。——再購一大片山地，把山峰削平，開一個大池，池上橫貫一大橋，——這池和橋，到今日尚存着。——然後用許多人來和張岳疏通，並請他到家，以便解從前的誓言。

了。
張岳不得已，再到岳家，一一履行從前的誓言。王員外和他，當然也和好如初了。

酒令

有夫婦兩個人，曾生下兩男五女，後來卻都長大成人。兩男中的大的，已經娶妻，女兒也已出嫁。

這夫婦倆，年紀已老，他的兒子，爲他倆做個誕辰；做壽的一天，女兒和女婿都來賀壽。五個女婿之中；一個是演傀儡戲過活的，一個是讀過「子曰詩云」過活的，一個是扮七子班（一）過活的，一個是演掌中班（二）過活的，末一個卻比較不肖些，是個無賴子，且吃鴉片過活的。現在這五個人物，在一塊兒喝酒。

這時老人家眼見這樣熱鬧，很是快活。但要知道一點這些女婿的天分，所以就想想怎樣試法？但想得頭裂，恰想不出。忽然對他的女婿們說：

「呵吓，盛會難逢！今天我要你們各人唱四句，但第一句尾一字，須是頭一字

折合的才行，想大家當然能唱得妙；唱得妙，並且有獎，不然還須喝酒。」說罷，好久好久，滿堂全沒聲息。這時老人家，卻也不好大爲難他們，因自舉一例道：「『一大合爲天，鐵拐問衆仙，洞濱何處去？背劍往西天。』像是這樣唱的，你們大概明白吧！」撚一撚鬚，恭聽他們。

老人家自舉這例之後，五個女壻，就各有七八分的把握，所以那演傀儡戲的，便先唱道：

「日月合爲明，周倉問關平；關公何處去？入城見孔明。」

三國故事，是傀儡戲中常演的。因此滿座讚嘆了一番，輪到「子曰詩云」的了。「子曰詩云」的皺一皺眉，接道：

「一卜合爲下，子由問子夏；孔子何處去？坐車遊天下。」老人家點首微笑道：

「究不失是之乎也者的人，」扮七子班的也唱道：

「尹口合爲君，陳三問益春；五娘何處去樓上正思君！」原來陳三五娘的事
情，是泉州人最喜歡聽的戲。此刻演掌中班的道：

「丘八合爲兵，仁貴問周青；咬金何處去？京師討救兵。」掌中班大多做這類
的戲，和傀儡七子班等，有同一的特色。最苦的是那一個吃鴉片的，看看他們都已
唱完了，只他一個唱不出，可恨一時又無所憑藉，一座的眼睛都直射到他的全身；
然而情極智生，索性也照樣的唱道：

「火因合爲烟，不燒也可吞；你問我何事？我吸鴉片烟。」他未合口，已掌聲如
雷！

註：（一）七子班是七人合成一齣戲的。若都是四五十歲的，泉州則做老戲，即大梨園。；十一二歲的，叫戲仔，
即小梨園。

（二）掌中班是像傀儡的樣子，而很小，演者兩人，各套在手中，泉州叫做布袋戲。

沉東京

從前，有個員外，素好行善。但這員外，希望長久的福壽康寧。自古說：神仙能知未來過去，是超乎人之外的。員外因而想向大仙祈夢，卜一卜畢竟福壽幾何？有一次，實行向大仙祈夢了，仙答道：「石獅吐血，鐵樹開花，便是洪水汎濫，大地平沉的時候。但你須救蟲，不可救人。」這是仙人分明在夢中指示員外的，員外醒來也分明這樣記着的，於是乎，員外平添一種苦悶和恐怖了。最後解決，是一面召工趕造大船，一面逐日逐時遣派婢女外出，看看石獅吐血沒有？自己看看鐵樹開花沒有？石獅的旁邊，是一家屠戶。那屠夫無日無時地見個十多歲的婢女，沒有事的來走一趟，終於不能不懷疑起來。

「喂！究竟你天天來這裏一走，幹什麼咧？」屠夫有一天這樣問婢女。

我主人說：「石獅如吐血，鐵樹如開花，大地就平沉了，所以天天叫我來看看石獅吐血沒有？我想應當沒有這回事吧！」婢女答着。

「哦！」屠人冷笑着說：「卻不一定。」

婢女也就顧自回去了。

「待我來把豬血抹了，看看他怎樣？」屠夫想玩弄他了。

一天早上，婢女仍舊施施的來。一見石獅，回頭就跑回去，屠夫看見，暗暗笑着。

「石獅吐血了！」婢女一進門，大聲嚷起來。

「真的？」員外變色的問。

「真的！」婢女認真的答。員外卻顧不得婢女的回答，三步作兩步的去，看一

看鐵樹，奇怪，果然也開花了。員外家中，本僱了好多工人，專等這時，於是即刻全數調動，將家中一切等等，完全移入船內。大家見着這種緊張情形，無不笑不可仰，員外倒一點不睬。搬定之後，雷雨交加，山崩地裂，東京果成爲澤國了。從前的崇樓傑閣，高山峻嶺，叢林古木，一切一切都沒有了。祇見着蔚藍的天，罩着無邊無際的洪水。員外在船上，載沉載浮；「仙人的點醒，毫厘不差的，世人不信，反非笑我，於今可見了，豈不悔之不及？奉勸衆生，仙人究竟是仙人……」心裏不住的這麼想。有時見着家畜飛爬的東西，就極力救起。然或救得着，或救不着，因爲水勢過於猖狂的緣故。



屠夫看見，暗暗笑着，

末了，只救一鶴和一猴及一些其他。卻也時時見着隨水飄流的屍體，或正在瀰留掙扎之時的人。「救蟲無救人，」他總也時時記得，掩面不顧。然而想：「救多或能爲害，救少或許不要緊。」未幾，竟飄來一少年，隨船蕩漾，淒愴哀呼，更向員外作求援狀。員外心裏，這一次倒很難過：「救一個人也不可以嗎？不妨救他。」終於把他救起了。

員外的船，隨風漂流，不多天，竟抵福州。就從福州上岸，又不免一番的備置家室。那個被救的少年，大恩未報，當然是每飯不忘，故伏侍員外，是再好不過的。員外是善人，待他亦好。不久，轉拜員外爲乾父，員外倒也喜歡。但論起年齡，卻比他的獨生子大，因叫少年爲哥，獨生子爲弟，一家覺得融和安好。

「公主丟了個玉寶印，皇上正在出賞格搜尋，如能獲得，願招爲駙馬；印是丟

在某處的八寶井內，什麼人都不知道；然從八寶井去取，又難又危險，今特賜你兩道符，你可遣你的獨生子，帶去井邊焚化，印就能浮出，可取去見皇上，這也是前世一段姻緣，故特來玉成於你！這是觀音大士告訴員外的話。員外醒來，很是奇怪；並真得有兩道符，因向二子詳述一遍。

「我大恩未報，這次去很危險，我願代弟弟去；如果得了玉印，我當歸來，交與弟弟去見皇上。」這是少年對員外說的。

「我自己去，不必勞哥哥。」獨生子說。

「我去取來交弟弟好！」少年說。

「你真的要去也好，小心點兒，反正不差。」員外出兩道符交與少年，少年辭別去了。

少年去後，員外滿心滿意的望其早歸。可是少年取了玉印，竟不回來，一直的

去見皇上，皇上喜出望外，果然把公主配與少年，這時少年好不自在快活。員外一等再等，絕無消息，並且傳聞公主得了玉印招親了，員外焦急不過，就同獨生子去找少年。沿途打探，消息確鑿，及找到少年的處所，少年拒絕了。員外怒憤填胸，即將這一段事的始末宣傳出來。少年大懼，就把員外及其獨生子關在牢獄裏。員外家財早已散盡，無法營救，奄奄待斃。這時幸而一隻鶴時含果食來給員外吃，猴則任看護的責任，員外才得以有生氣。然這異事一傳，皇上得洞悉真情，也就把少年下獄，把員外父子出罪了。

王畿

王畿雖是個讀書人，但身軀偉大，絕不像從前所謂讀書人的弱不勝風。他很窮，赴京考時，不過勉強湊些錢。自然一到京，便用完了。考試之後，兩手空空回不得，幸而有偉大的身軀，不得已給同歸者扛轎。

交通不便的時代，讀書人往來考試的，都是陸行。惠安的相思嶺，在當時算一大站，凡往來的人，必在這裏休歇，吃點心，談天。王畿此次扛轎到這裏，當然不能例外。然那時尚有兩三個跑捷報的，也在一起。

「朋友！你們是要到泉州報捷不是？」王畿問。

「對的！」一個報捷的釘他一眼。

「報什麼功名？」

「報新科解元！」

「新科解元是誰？」

「對你說了就好，何必問得太囉唆！」報捷的很不樂意，而且看王畿是個驕班，不必這樣的

多嘴。
「原諒！此刻沒事談談——究竟是什麼

人？」

「王畿！」聲音很重。

「新科解元王畿！」王畿登時吃了一驚，

睜圓兩眼重問。

「太奇了！說到王畿，爲什麼你有那樣神情，莫非是和你有關？」



原諒，借一借看。

「捷報借一借看。」王畿大急了。

「你這個人，未免多事，別人的事，反正和你無干，你何必向我們這樣囉唆！」
另一人說。

「原諒借一借看。」

捷報的給他擾不過，就緩緩的抽出給王畿。王畿一接過手，嚷着：

「王畿中解元，此轎免扛了！」

「你莫非是王畿？」報捷的當然猶料定不是他的問。坐轎的也走攏來了。

「我就是王畿，大家不要疑心吧！」

於是，在這站中休息的人，對於無意中發生這事，都很驚奇。坐轎的和報捷的，
一、一向王畿排笑臉，陪不是。而「王畿中解元，此轎免扛了」兩句，到今還成爲俗語。

烏長漢子

現在如果有人經過距洛陽一里路的洋坑鄉，便得見着一具殘骸，在大甕中，很白晰的。脛骨差不多有四尺長，高出甕外，無不驚爲世所少有。

七八十年前，有個人，忘其姓名了。他的膚色漆黑的，大概是比普通人黑；身軀很偉大的，大概也是比普通人偉大。所以後來的人們，合攏起來，就直接呼之曰烏長漢子。

烏長漢子，幼時就沒有父親，由母親撫養着。家裏很苦，所以未曾嘗過讀書的滋味，只有一身大氣力；小小的時候，就能拿百餘斤的東西。

有一次，烏曾令一個小孩子，匍匐至前叩首。那個小孩子雖是頑強，但屈於烏

長漢子的氣力，一時無可如何，就遵行了，可是事後認爲奇耻大辱，每思報復，然而沒有法子。有一天，密約十數同輩，伏在烏長漢子所常經的路上等他。烏長漢子來時，果然衆孩齊出，截住去路，聲勢洶洶，各舞木棍，向烏長漢子直擊，烏見着這般情景，笑道：

「哼！做什麼？來來來！我不怕！一言未畢，揮起雙拳，奪一棍，左右一掃，許多孩子東倒西歪，一時都逃散了。這末一來，烏長漢子的大名鼎鼎一鄉了。」

烏長漢子性恬淡，寡言笑，有飄然物外之概。所以衣服無論如何破爛，頭髮無論如何蓬亂，總不在意。將二十歲時，烏的母親又死了，家境比以前更苦；食量很大，又沒人願意攬他工作，烏覺得沒法，因人山採柴，賣到市上，並不言價，人都爭着買他。——烏將每日所得，一半爲飯錢，一半爲酒錢。烏的酒量並不大，少飲就醉，醉後

狂歌，歌罷大哭，哭後又歌，直至酒退纔止。陰雨的時候，不能上山，常帶酒壺到酒家去賒。天晴，就以柴去抵還，沒有積欠一次。

有一次，他向另一家去賒酒，賒不到，就一聲不響的走了。

洛陽有個西安山，本來是溫丞相的故第。碎瓦頽垣，滿目荆棘，一無所有，只賸一對青石獅，半埋地下，各重約五百斤。烏既賒不到酒，認爲生平的極大侮辱，因乘夜把西安山的石獅，用左右兩臂挾了來，放在酒家門口。次日早晨，酒家主人開門見了，曉得必是烏長漢子作怪了，但不和他計較，就喚十數人來移開。那知這十數人一動也不能動，他不得已再和烏長漢子來商量。烏便慷慨答應，左右挾起來，放在洛陽橋頭的昭惠廟門外。於是烏長漢子的大名，更鼎鼎於數鄉了。

烏長漢子三十歲時，還沒有討老婆，委實也沒有力量可討老婆。後來就入贅

於鄰鄉的庄兜鄉某。

有一次，他的岳母打算播穀，要用糞數十桶，因遍約鄰居十多人共挑。請定了後，備好了午飯。將出飯，烏恰到了。烏見飯這樣多，不問所以，放開肚子，一氣吃完。岳母見了，很不樂意：

「噯啊！你這樣的吃法！日當午了，再預備也來不及，客來了要怎麼辦？」

「今天家裏有怎麼一回事？」烏問。

「請客挑糞播穀，你不知嗎？」

「挑數十擔糞，要這許多人。我一個來，一下子完了。你們速備糞桶和挑擔

來！」烏這樣說着。

「真的！你一個人夠了嗎？」岳母很吃驚的問。

「够！你們速備糞桶和挑擔來。我一個夠了！」

岳母乃取出一枝長槓，十個木桶。

「你既多力，一次能挑十桶嗎？」

「還少，再來吧！」烏很傲岸的答。岳母又

借十數個桶來道：

「桶是二十個了，重在千斤，恐怕不能吧！」

假使能挑，往返三回，就可完工了。」

「好！試一試。」

烏取長槓，將糞桶列繫在兩端，各十個，用

兩臂擎着，促岳母道：

「你在前，領我去。」

不一會，兩厠已到，岳母道：



好 · 試 · 一 · 試 ·

「廁在這裏，田還在數里外，時候還早；最好趁早挑到田中，我仍領你去。」

「可以！」

烏就裝糞入桶，挑了去。不數回，兩廁挑空了。岳母笑道：

「今天不是你，我們十數人來辦，恐怕要忙不了。你的力是這樣大，我們還不知道呀！」

不多時，庄兜鄉大疫。烏的妻也染疫死了，遂絕跡妻家，日惟替人工作爲業。

有一天，有個賣菜的老嫗，坐在路邊不停的哭着，很是淒楚。烏碰着，一時很難過，問道：

「你不是那個賣菜的老嫗嗎？爲甚麼這樣？」

嫗擡頭，見是本來相識的烏長漢子，因答：

「剛纔我賣菜給某家，他恃富而壓人，強不給足我的菜錢；我是窮人，做做小

生意吃虧不起的，要他補，他的僕人竟出掌打我，然後把門關了，不睬我了。瞎我老了，一人怎奈他何？怎不令我哭呢！」

「你等我一下，我來代你討還！」烏說罷，一氣的跑到那家的門口，見門仍舊關得嚴密。他的無名火本已激起三千丈，這時，他更怒了，就把門撬開，好似捉鷄的扭僕人出來。

「你不過是人家的僕人，敢欺人到這步田地！貧苦像賣菜的老嫗，生活是很苦的。不給足了菜錢，還要出掌打人，真是造反的世界了！你媽的！你老子須教訓你一下。」僕正要說話，不料烏已揮起一拳，着在僕人要害的地方；因一時用力過猛，竟一命嗚呼。烏見闖了禍，就逃到漳州去。那時漳州正來了一名拳師，高搭播臺，和四方健兒角鬥。烏一天也去湊湊熱鬧，見拳師連打倒三人，一時發怒。

「什麼東西？竟敢這樣，我來打你。」

一面罵，一面跳上臺。拳師見其恍恍兒沒有步法，笑道：

「你敢和我角鬥嗎？很好！但不要後悔呀！」

烏覺得這樣又是受侮了，直嚷道：

「今天不殺你，誓不爲人！」

言未畢，突然跳過去，拳師看輕他，不防備。烏乘勢捉住他的兩足，用力舉起來，撕爲二片，擲到臺下，一時人聲雷動，都一個個伸頸瞪目。拳師的弟子有百餘人在臺前，見師死在烏之手，登時摩拳擦掌，圍住烏欲殺死他。烏正沒法時，恰好有一武將來了。武將見人山人海，喧鬧不休，就問明情由，喝退羣衆，帶烏到行轅。見他魁武有力，很想重用他。夜間，用紙帳睡之，陰伏百人；當月黑漏沉的時候，百人左右環繞，厲聲以驗其膽。天明，紙帳盡碎。武將曉得他祇有力而無膽，不用他！只給了些錢叫他歸家去。歸後仍沒人要用，就餓死，骸藏大甕中。

李五

人人籌備度歲，家家忙着過年的時候，街上有個賣小糖的，在喊得乏味時，忽擡頭見着前面一個人，就不分皂白的高聲追喊。

「不要走……站着……正在找你呢……」可是前面的人，嚇得莫明其妙，放開脚步就跑。他越跑，賣糖的越追越喊。

「不要怕……有話講……要緊的話……」但前面的人，仍一點不睬，照舊加速的跑，跑得只見兩隻脚底向地上亂點。賣糖的一個大口朝天，擡高臂部笨搖，已是見得沒甚氣力了。再一下子，前面的人，忽從一間小小的破屋竄進去，回頭把門拴上，賣糖的喘不過氣的站着亂敲。

原來被追的，就是泉州人李五；這個人，平時不務正業，放浪得很，每日只賭

博，不做別的事，因之負債累累。索債的自然天天不絕。這一天，恰巧偷偷閃閃的出門，不幸被賣糖的追得不亦樂乎。李五本不識賣糖的，賣糖的卻識李五，兩個原無瓜葛，不過李五是驚弓之鳥，一時錯認爲冤家路狹，以爲又碰着索債的了，不得不出於狠命的跑之一法。

因爲有一天，賣糖的到一個地方，見着一個老翁，鬚眉斑白，正坐在大庭中，晒堆積如山的金銀。賣糖的見了，爲之驚心蕩魄，對老翁問道：

「老伯洪福，金銀這麼多，真真可賀！」

老翁回頭冷笑道：

「這不是我的，是李五的，不久就要送還他。我是財神，你給我退去，不要多

話！」

賣糖的連忙避去。自是如夢似痴，每念：「世間豈真有這幾生修來的人，能得這多金！」又轉念：「這也是我的機會，我可找着李五去報告他，當可分潤一點。」這個意思決定之後，便日日東奔西跑，隨時隨地，留心調查。好容易一天在漳州，果然找出個李五來。他喜出望外，即將見到金銀的事情告訴他，李五卻也將信將疑，然有利可取，誰不愛好，就由賣糖的引導，去見老翁。不意老翁竟堅閉着門不理，賣糖的急得發昏。老翁道：

「漳州的李五不對，泉州的李五纔對。」

這時兩人呆若木雞，李五更大覺沒趣，訓責賣糖的不慎；賣糖的祇低頭無語，李五也自認倒霉歸去。賣糖的卻仍毫不減退他的勇氣，冀達所抱的目的而後已，再一氣的跑到泉州。有志事竟成，到泉州不上三兩天工夫，人家又告訴他怎樣的一個李五；他既然碰著李五，自不放手。那知一追之後，門就閉了。

「開門……我來告訴你一件喜事，沒別的……」賣糖的急得一面敲一面嚷着，過了
好久，門縫裏應道：

「什麼事就講吧！」

「不能……你開了門，我纔來講，喜事……」

「……」

「開……真的喜事，沒別的。」

「什麼事請趕快講吧！」

「的確沒別的，你怎麼不開呢？」賣糖的又敲得怪利害。李五也忍不住的開



「開門……」

門。賣糖的拉着李五的手，一跳就進裏面去；急將經過的事實，詳細細的說一大堆。李五大覺奇異，躊躇道：

「天下那有這事……」

賣糖的接着道：

「真的！莫懷疑，快跟我走，立刻成爲富翁了。」

說完之後，挺着胸，大踏步的向前走，促李五跟他去。李五一邊走，一邊想：「窮到這地步，債臺已經高築……年關又近，如果是事實，那也好過……無論如何，看看究竟也好……」到了老翁的地方，賣糖的再爲引見，老翁道：

「對了……然這時候還不是時候，且先給兩千金，再三個月，自當全數交給你。」說罷，就給李五白金兩千金。李五歡喜得不得了，歸家之後，出數百元謝賣糖的，其餘的還債及備一切的用處。李五建造大屋三座，經過兩月，就落成。老翁所約

的時期到了，一時黃白金從天上如雨一般的落下，屋中都裝滿了。李五樂不可支，從此面團團作富翁了。

李五富後，錦衣玉食，呼奴喚婢；這個時候，好不自在？在那知禍從天降，事出有因。李五向爲某有力者所忌。李五的叔叔死了，某有力者就誣他謀殺，向官廳訴訟。富翁由是不得不嘗囹圄滋味了。雖擁多金，也沒有辦法！一月，李五從泉州解省——
——福州——經過洛陽，恰好潮水暴漲，把橋淹沒，李在囚車內，很是吃苦。車停因嘆道：「此去已無再生的希望，倘上天見憐，得逢赦宥，必獨力添此橋三尺。」適橋北有個賣麻繩的，聽了這段話，不覺冷笑道：

「你死在眼前了，還要做夢；假使得到生還，家財也應沒收，還有什麼力量可舉這萬人莫辦的事呢！假使能够，我當助你一臂之力；盡我店中麻繩，尙值千元，足

爲你擡一石之用。」

李這時祇好任其輕視吧了。

鄺金良爲當時貴人。有一次，曾遊南京，恰好川資快要用完，因慕李五的慷慨，就去拜訪他。相見之後，李待鄺極其客氣。臨行的時候，知道鄺缺乏川資，就贈他許多金。鄺很是感激，回去之後，常思報德。但子女玉帛，爲李所有，除此而外，又無他物。這時李既解省，再由省解京，鄺聽到這消息，認爲時機已至，然早被罷官，很覺不便，就由後宮央求太后設法，后因此詐稱有病。帝侍候在旁邊，心裏很憂愁，問道：

「怎麼辦好呢？」

太后道：

「你大赦天下的罪人，我的病就可好。」

可是李的仇人，早已先運動帝的左右，必要把李辦死而後甘心。帝因此向太后道：

「國中罪人都可赦，惟有泉州李五一一人難免。」

太后大怒道：

「這是什麼道理？所謂赦，應當全國皆赦！怎麼有李五一人在赦之外！你是欺你母，要置你母於死地嗎？」

帝懼，就下詔大赦國中一切罪人，李五因得安然回鄉。

李五在極盛時代，屋前曾另營一精雅花園；園中闢一池，方及深均約十丈。用黃金鑄一牛，重有千斤；並把金銀所製各物，密埋池中，素來沒有人知道，這也是富貴中人普通的心術。李五這趟歸來，一見昔日崇樓傑閣，盡成荒蕪。家人離散，備極顛連，一時心若刀刺。因為受罪的時候，都被沒收焚掠了。然悲痛之餘，忽然憶起從

前曾埋金牛銀物在池中，今池水未涸，當不至絕望，就雇工匠，屏去池水，完全拿出所藏的東西來。從此再經之營之，不數月，又回復從前的樣子了。

但還有一事沒有做到，就是添洛陽橋三尺；於是出金牛，擇日興工，經三年而成功；事後還多牛腿一隻，索性沉在橋下，並祝道：

「此後若有三十二歲的人，能够牽孫過這橋的，腿當浮出水面贈他受用。」
這話流傳好久，不意竟有個三十二歲的人，早有孫兒，有一次，因事抱孫過橋，果然牛腿閃爍奪目的浮出水面；可是那人福薄，財神高高的呼道：

「這是抱孫的，不是牽孫的，不應得這個物件。」金牛腿仍舊沉下。後來就有個狡滑的人姓公孫，牽一姓孫的從橋過去，希望得着；因為究竟不是真的，全沒影響，一直到今，總沒有這種人。

當李要添橋的時候，便去找賣麻繩的實行以前的話；賣麻繩的倒也忠實，竟也把所有的麻繩去供擡石之用。於是橋成而麻繩也完了。賣麻繩的那時因用完了麻繩，無以爲生，就流作乞丐。

讀書人（一）

一羣讀書人，要來泉州赴考。路上旅行很是無聊，其中就有一個提議道：

「我們聯吟好嗎？」

「很好！」大家都贊成。

「誰出題？」另一個說。

「推一個……」就推了一個人出來。那人沉吟道：

「一下子可見泉州城了，那末，就用泉州城爲題吧！」

「可以！可以！」大家又贊成。

「誰起句？」又是一人說。

大家推定了甲，甲就吟道：

「遠看真如鋸，」其時已見城蹠了。行十數步，乙吟道：

「近看亦如鋸，」許久，丙吟道：

「不看不如鋸，」這一句，大家很是讚嘆更爲深切；及將入城，丁也就吟道：

「愈看愈如鋸，」

讀書人（二）

一個又荒僻又小的鄉村裏，不意竟出了兩個高才的讀書人；且兩個竟是同胞兄弟。自然，他們兄弟兩個，眼空全鄉一切；全鄉的人，除佩服到五體投地外，且引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有一次，兄弟同來泉州赴考，在路中，兄道：

「大家都講我倆是天才絕頂的人，究竟我較你爲絕頂，還是你較我爲絕頂？」

弟道：

「可就今天試一試？」

兄道：

「對面那個山，爲什麼中間能生一條水可以行船呢？」

弟笑道：

「這很容易知道，就是被泉州城牆鋸而成溝的。」

兄佩服着嘆賞不住，弟道：

「路邊一口井，怎樣成功的？」

兄亦笑道：

「這也很容易知道，就是把泉州城內的東西塔，倒拿着用塔尖鑽成的。」

弟忽而悲悽的道：

「我倆天才這樣絕頂，然自古聰明多不



「你怎麼也哭呢？」

壽，顏淵可以證明。」因是兩人相抱著在路邊痛哭。

一個人看見了問他們，兩人就收了淚，告訴了他。路人聽罷，也哭不可仰。兄弟大爲懊惱，就問道：

「你怎麼也哭呢？」

路人道：

「你倆未夭壽，我現在要先你倆夭壽了！因爲我聽了你倆那段話，我肚子裏笑得腸都寸寸斷了！」

三個人

從前某處有三個人：一個很懶惰的，一個會採辦的，一個會討債的，事情來得湊巧，三人竟同在某一家店裏做事。到年終，東家卻對這三人暗自算一算：一懶的雖然長年在店，但很懶惰，沒有用處。會採辦的雖說用七文錢可以買到值十一文的東西，然而七手八腳，很不正當。會討債的，因每年人欠的可以討得清清楚楚，可是買客都被打斷了。總之：三個人都不可以用。一於是，一過元旦，乘三人來拜年的時候，便把他們辭去。三人晦氣的走到半路，不覺悲從中來，相抱大哭。

有一富翁過來，見三人在路邊哭得悲哀，因問他們的原故。三人就把各人的所長講了一遍，仍斷續着哭。

「那末你們不要再哭了！既有這樣的本領，很好，我家正缺少這種人材，就跟

我走吧！我來用你們。」富翁說。

「承你提拔，我們很願盡犬馬之勞。」三人這時都破涕爲笑了。後來，富翁叫懶惰的去守粟倉；採辦的在家中行走；討債的去收租。

富翁家財百萬，只生兩子一女。有一次雨後，粟倉的粟濕了，因此一齊搬出來晒着；懶惰的正坐守得出神時，富翁的長子正在旁邊玩耍的，偶一不慎，竟跌下大廁所裏去，大呼懶惰的救他。

他說：「我是來守粟倉的；並不是叫我來救你落溷的。我要救你，當時你父就要先給我講清楚。如果講清楚了，我這時不救你，是不行的，對不對？」終於坐着不起。富翁的長子就死在廁所裏了。過了好一會，富翁因爲大半天沒見這個寶寶，就差人四出來尋，有的便來問懶惰的可曾看見。

「有的，剛纔來這裏玩耍，不知怎的，竟跌下廁所裏去，他大呼要我救他。我說：『當時你父叫我來，是來守粟倉的，並不是叫我來救你落廁的，我要救你，當時你父親要先給我講清楚。如果講清楚了，我這時不救你，是不行的，對不對？所以我就不救他了，現在不知怎樣？也不喊了，大概是死了吧。』懶惰的慢慢的說。

有一個即到廁所邊一看，果然。回頭急去報知富翁，富翁除把那懶惰的叫他立刻滾出去外，合家大爲哀痛一場，又命採辦的去購棺木。採辦的不上一個時辰，便回來了，購了一具很堂皇的棺木。

「價錢可便宜嗎？」富翁問。

「不但便宜，並且還加了一個小的，」採辦的一面說，一面把棺蓋打開，指着說：「加這一個小的！加這一個小的！」

「噫！別的東西可以另加，這一種東西那好另加的呢？真真不祥！真真不祥！」

富翁氣不過，也把採辦的趕掉了。

不久，富翁的次子又死了，真是有無限的悲傷。後來，富翁帶了討債的到遠方去討債，不意下了好多天大雨，四處水都漲滿，富翁欲急歸家，歸途中有一處實在難行了，於是討債的殷勤地蹲下說：

「此處水還淺，主人，我可以背你過。」富翁就伏在他的背上。等到水中，富翁說：「嘎！三人之中，只有你很盡忠，着實可用，我現在已沒有兒子，打算把我那個女孩兒配你爲妻。」

「好的！主人暫請下來吧，站在這石上等我一下。」討債的說。富翁一時不知所以，也就下來。討債的就一口氣跑到富翁家中，向主婦說：

「主人說要把你生的那個女孩子配我爲妻。」

「這種事不能亂說的！等你主人來了，我問問他。」主婦答。

「真的！剛剛說的，所以我先來通知你，恐怕你不答應。」

「怎麼你回來，他沒回來！他現在在那裏？」主婦着急問。

「因為我聽見他這麼說，所以我放他在水中石上，先來告知你，但現在不知有否被水衝死？」討債的答。可是她聽到這裏，大吃一驚，面無人色，立刻叫二三人跟討債的去尋。

富翁不知討債的要先回，一直站在石上看那滔滔的水，越漲越高，又無法可走；那時四顧無人，水勢已大，一經衝激，就遭滅頂。討債的和兩三人趕來的時候，但見一片茫茫的水，並不見富翁的人了。

袍舍嶺

相傳晉江北門外警嶺有一鄉，叫做鳥關鄉，鄉中有個農人，名叫知隻公，父母早死，並無兄弟姊妹，一生專靠耕種爲活。凡是家中內外的事情，都是他一人自理，真是世界上孤零的一個。

有一天，知隻公到田裏去作工，忽見田中有個大田螺，大得特別，心裏有點兒奇異，要回家時，便隨手把田螺帶去，養在水缸裏。想不到自從那天之後，每天田事歸來，釜中都有好好的熟飯。知隻公大爲驚怪了：「本來我須自己煮，爲什麼現在天天有人給我煮呢？」這樣想着，就問隣右。隣右都說沒有代做那事，在知隻公卻斷定是人家玩弄他了；但也好，不是惡作劇，所以不以爲意。

從此以後，釜中照舊有熟飯，從未間斷。他在大奇特奇之中，再去問隣右，然而隣右又如前的回答。這個悶葫蘆，雖知隻公極盡聰明才智，也難猜得分毫。爲了這事，知隻公每天想來算去：「必定老屋出怪；然老屋絕未出過怪。」「那一天帶來很大的田螺——從那一天起，這樣。」不知怎樣，却也偶然猜到了。「怎樣辦呢？——假稱下田工作繞到屋後去看個究竟吧。」

一天，知隻公繞在屋後。等到將午，還沒有動靜，在不耐煩之中，忽見屋內出煙，很吃了一跳，以爲失火了；偷偷地到廚下竊視；原來是一絕色美人，正在代他煮飯。知隻公這時就走近去，那美人也見了知隻公了，慌忙走向水缸的田螺壳裏去，知隻公見勢一閃身，把田螺壳拿來一踏，踏碎，那美人就答應做他的妻子了。

自美人和知隻公結成夫妻之後，知隻公是意外的歡喜，忘却一切，便天天在

家裏，不再去耕種了。

美人勸他去耕種，但他念美人是田螺化身的，恐怕離開了，能作怪起來。

「你一心一意去耕種好了。我已把我的像畫好了。你是須勞而得食的人。你可把我這張像插在田間，這不和我時時在你眼前一樣嗎？我照舊的給你理事。」過了幾天，美人這樣說。

知隻公，因此就去耕種了。

過了好幾天。有一次，忽然起了一陣大風，竟把那個寶貴的像捲到天空，追之不得，又急又慌，一口氣的跑回家來：

「你的像今天被大風吹去了，吹去了！」喘不過來的說。

「噯呀……」美人很是悲切的說：「不好了！」

知隻公更急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說：

「什麼？什麼？什麼？」

「……」

「什麼？」知隻公重問。

「我們要分離了，好人兒不久……」

「什麼？」

「我的像是吹落在當今皇帝的手裏，皇帝怎不降旨來召，我們……」美人說到這裏，已不成聲了。

「來召？」知隻公一時淚如急雨。

「你今後惟有速去拾樹葉，我來爲你製成衣服。我如果被召入京，你亦須跟着入京，那時我自有辦法。我們或者還可得爲永久夫婦。」美人說着，知隻公就拚命去拾樹葉，美人也吃力的製成衣服。

「天下怎麼有這一個人！嚶，傾國傾城……」兩手端着像，頭搖了幾搖——這是皇帝和很多寵愛妃嬪遊園的一天，突從天空接到像是驚嘆的譏。

皇帝自遊園之日起，日夜不離的伴着像出神。真所謂顛倒夢想了。於是皇帝降旨，令各地方官速即就像徵求；果然徵到了。最可憐的，自然是知隻公，好的人兒被人奪去了，有說不盡的酸辛、悲痛、慘切。

皇帝見那美人之後，如獲至寶，但是，美人終於不肯笑。這就苦了皇帝，雖千方百計，也難得一笑。

再說知隻公自美人去後，即將前所吩咐的樹葉衣服帶着走，到京後，便天天穿着在宮的附近走；或有時混進去。有一天，皇帝對於這不笑問題，研究不來，未免

有點煩悶，因帶着美人出外遊覽。無意之中，美人一見穿樹葉衣服的，忽然一笑。

「……哈，今天纔笑，好了……好了……我就帶着穿樹葉衣服的進宮吧！」因而召進那穿樹葉衣服的人。有一次，皇帝想要穿一穿樹葉衣服以博美人一笑，就把帝袍私與穿樹葉衣服的互調，穿着妥適之後，乃昂然入見美人。美人一聲「殺！」旁邊的武士惶惶的把刀應聲揮去，可憐皇帝的頭已滾在地上了，美人立刻令知隻公登皇位；可是知隻公吃了一跳，向外就跑，羣臣見皇帝走了，立刻就追知隻公一氣的走到洛陽橋的一處四叉路時，纔想到：「敢不是追我穿的這套袍嗎？」因丟袍再走。羣臣得袍，也只好回去，不追知隻公了。究竟知隻公走到那裏，現在還不知道，丟袍的地方現在叫做袍舍嶺。